

Cobe Centry2 Dialysis Control Unit



興華儀器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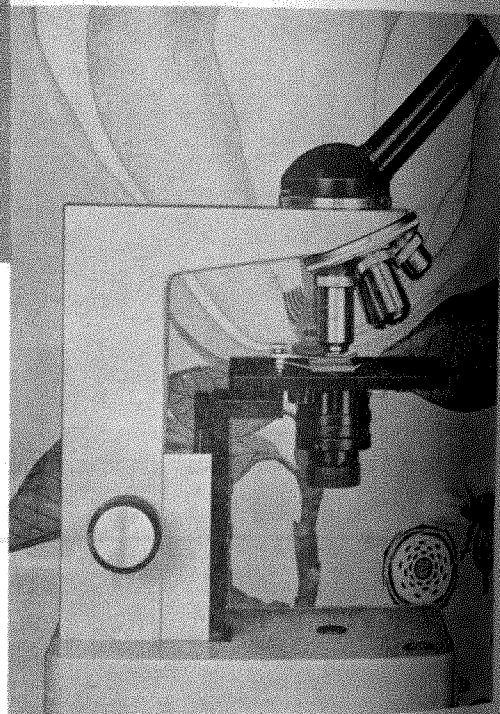
SCHMIDT & CO. (TAIWAN) LTD.

906 CHIN HSIN BUILDING TAIPEI

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九六號 嘉新大樓九樓九〇六室

TEL: 551-3443 EXT. 481/482

LEITZ HM-LUX



醫生 不是職業

大灰



明天就是我的大日子，這一輩子再也沒有比這一天更重要的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早些睡，明天可是非同小可喔！嗯！八點了，該是上床的時候，今晚要睡得足足的，養飽滿明天的精神，明天畢竟是我開業的第一天啊，菩薩保佑！開張大吉大利，財源滾滾。

太太！明天早上六點叫我醒哦，記住，是六點。妳老皺眉頭幹嘛！不用擔心啦！沒有什麼好緊張的，萬事總是有個起頭，以後就是一帆風順啦！妳說什麼？怕沒有病人上門？放心啦！台灣的人那麼多，擠都會擠出病來，我還擔心會忙不過來哩！你看老侯去年開業，平均一個月就淨賺廿萬，不

是蓋的，媽的！算零頭都比我在醫院混的薪水多。什麼？妳擔心我治不好病人的病？開玩笑！妳也不想想妳老公可是堂堂醫學院畢業的呢！又在和平熬了五年，妳算算看，前前後後整整十年，十年哎！這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開玩笑的，這十年的日子，就好像是在熱油鍋上滾一樣，水深火熱的生活哩，要是醫不好病，那才是笑話，除非病人是得了癌症死定了，幹！就是癌症，我也有辦法把病家哄得高高興興地回家。妳說老賴？嗯！嗯，我知道，這只怪他時運不佳，觸了閻王的霉頭，我怎麼會像他那樣胡亂給人家打針，現在出了人命，是他活該，對我妳儘管放心

好了，妳也應該知道我可不是等閒的料子，我滿肚子都是硬啃的學問呢！在醫院混的那些日子裏，我那時候曾經出過差錯？放心好了！妳可以把心收一收罷！去把窗簾拉上，早一點睡，明天是大日子呢！唉！妳又在唸什麼嘛！滿口阿彌佛陀地唸唸有辭，妳就是在神像前跪上十天十夜，他也不會生病來給我看的，早點睡！不要忘了關燈哦！明天早上六點要叫我醒，早上六點！

嗯！明天就是我好的開始了，拜託！千萬拜託！病人要愈多愈好，阿彌佛陀！菩薩保佑！

唉！想我一世英名，居然就埋在聽筒裏，當年小時候，人家都稱我天才呢！東家的阿順伯說我將來是大將的命，國家棟樑，將軍哩！幹！吭一聲比雷都還響。在成功嶺受訓，卻被一個毛頭小官整得死去活來，媽的！想起來吐血，虎落平陽！不過想想也是蠻值得的，

拼了廿幾年書，今天總算有了個成果，醫生，嘿！這可是很神聖的字眼，扛上了這個頭銜，不由自主就會興起尊嚴感，有時候還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興頭。醫學七年畢業回家，真是個衣錦還鄉、捨棄了一把青春，終於可以捧著文憑供著，離家還隔著老遠，阿順伯就高叫窮喧嚷著：先生回來囉！一腔破嗓子，簡直撕裂了整個鄉村的沉靜，惹了一鄉老少探頭張望，隔天阿順伯便帶著他大女兒過家拜訪，說著這是他的長女，家事還擺著次女、么女，一家是三千金，然後指指點點地跟他女兒說：他是看病的先生呢，鑽石鑲的職業。阿順伯一雙鼓翅的眉毛，幾乎飛走了整個的臉，當時想我憋一肚子悶氣，忍了七年，出來竟然給人當成看相和鑽石鑲的。我吼他一句：醫生才不是職業。火大！隔天，阿順伯反而帶了他的次女過門來，媽的！醫生不是職業嗎？這已經是當年的

事了，世面見多了，才把當年年輕氣盛的焰氣壓熄，看著錢一天天眼大，別人討老婆認乾爹娘還得看錢斟酌呢！我說春仔呀！妳看西村的阿嬌婆真是好命喔！生個兒子是文曲星轉胎，一考就中了醫科，醫科就是以前的狀元啦！這是一舉登科狀元。是國中還是高中的時候吧！隔家叫秋枝的阿婆天天串上門來潑著，天生一付長捲的舌頭。阿嬌婆實在好福命，這是伊修心信佛有報的，我說春仔呀，妳平常應當多多上廟的，菩薩也會錄取妳小兒子一步登科甲子。後來僥倖一脚攀上了醫學院，媽殺了雞三腳兩步趕緊就往廟裏謝神去，回來後不得了！秋枝婆成了家裏太上皇。春仔呀！我跟妳說，西村阿嬌婆的狀元兒子討老婆囉！人可是台北大富人家的千金，女家用車子載來的嫁粧哦！就從西村巷子口排到巷子尾，轉個彎還溜進胡同裏去。春仔呀，妳的兒子將來……。媽的

！我踹了秋枝婆一脚，從此不準他將門子再串上我家。

那時候家裏沒錢，人窮日子就難過，阿爸早逝，留下阿媽成天給人作串接塑膠聖誕樹的手工，家裏到處窩著的，都是聖誕樹的塑膠桿子，平日在家，就得被逼得蹲在一角，幫著串聖誕樹枝，時常耐不住想溜出去玩，阿媽總說：那有這般福氣，我們家庭只能作些給別人玩的。學校裏一大堆的表格總有一欄：家庭職業。同學見面最喜歡問的也是你家幹嘛？我家開工廠哩！娘娘的。寒暑假回家，就得被趕下田去給別人幫傭，一天二百八，喝！大錢呢！整天跪在尺把厚的水田泥漿上，暑濕燥氣將人薰得麻木，上頭還烤著毒烈的太陽，活像是油煎蔥餅，有時候還要爬在滿是稻穗粉末的由壩間，滾將一身的紅腫熱痛，回去仰天躺下就是一條死豬，不是人活的日子呢！可憐想我滿手的厚繭疙瘩，到現在都還是厚厚的糙皮一層。「阿灰呀！你的手怎麼那麼不像醫生的手。」已經不知道給人說過多少次了，我這雙投錯胎的手，唉！「醫生是長在心頭哩！不是手，這層厚皮是以前從田裏磨出來的。」「你說笑啦！供得起看病先生的，都是好家郎，是天生一輩子的富貴命，你謙虛啦

哎！可以醒了，快要六點了。起來！起來！你不是叫我六點鐘叫你起床的嗎？

什麼？六點了，怎麼這麼快，快去給我準備早點，我去把門打開，昨晚你買的鞭炮放在那裏？書櫥下？哦！哎！對了，請的那位護士來了沒有？還沒有來？快打電話去催她，媽的！要是第一天就給我遲到，尤其是這麼重要的日子，我準會叫她走路。看著她顛著屁股轉進廚房，混身脂肪躍動著，當初怎麼會看上她的？真是，當年阿嬌婆真的登上門來，跟阿媽說要給我作媒，她說她牽的鳳凰也是台北的大富人家，說什麼鳳凰不立無寶之地，指著我說這是塊和氏璞玉，接著口水橫飛將阿媽捧上九霄雲天，阿媽樂得顛顛兢兢地一大把希望罩定了我，我頂了頂下巴，拽了頭就走，笑話，我又不是是一輩子吃胭脂粉長大。唉！想起來真後悔，當初要是點個頭就好了，不消說是洋房，恐怕出門都是雪佛蘭的轎車，媽的，就爲了那幾份愛情，還得幾乎追斷了兩條腿，才把了個顛頂的牽手，花園、洋房全泡了湯，落得出門變成二手貨的國民車。老侯當年娶個如意夫人，當上了大公司老板的女婿，現在每次過來拜望，迎面撞上門來塞滿整個眼眶的，便

「那裏！那裏！……。」幹！好家郎？讀了七年書，助學貸款就借了十四學期，拖了一屁股的債。那年阿媽招了我和姊姊說：「你們的學費我實在繳不起了！沒能力一下供你兩人唸書，我想你兩人可以先休學一個，以後再讀，怎樣？」「阿媽！我休學好了，弟弟可不能不唸，那是大家搶著擠的呢！」那年阿媽終於脫了大學服，結上了女工的辮子，媽的！現在好了，總算熬過了頭，醫生賺錢似賺水哩！幾年醫院混混，加上省吃儉用，好不容易還清了債，又將阿媽供了大學畢業，現在真是一身了無牽掛，家也搬上了城市，才三十二歲哩！明天六點一大早天亮，就要在門前把鞭炮懸得長長，將門打得開開，不要擋了財神爺的路喔！聽說上天南天門也是卯時六點正啓門的，拜託那些一大早出門做早操的大小神仙老爺，多給我這小廟瞄上幾眼，吹上幾口仙氣，將來賺了錢，少不了分你們幾個，阿彌佛陀，菩薩保佑！

是一輛嶄新的林肯，想起太太那滿眼羨慕的神色，心裏驚都斃死了。好了，現在看我狠狠也撈他一筆，改天也抖抖給老侯瞧瞧。噢！妳怎麼這麼快就把早點準備好了，去打電話催護士來，要是慢一分鐘到，告訴她以後就可以不用來了。說著她又顛進了客廳，幸虧這愛情還是很值得，家裏大大小小的瑣事，都被她整理得服服貼貼，一家相處也融融洽洽的，還給我生了個胖兒子，阿媽逢人就豎起拇指說：爭氣，哇！鞭炮怎麼這麼長，看樣子是足夠把整個城市給翻過來了，點鞭炮去吧！開門大吉！一定要轟得全市的人都知道，我老李開業了。李內兒科診所。哼！不是等閒的。

呷！響得真過癮，耳朵都給震聾了，一片煙霧迷漫，西天睏睡的如來，也都該被震醒了，嗯，今天早上精神爽快，天氣不錯，好徵兆！護士也來了，諾，正式就是我獨當一面了，千萬拜託，人是來的愈多

愈好，而且最好都是有錢人家。蹺起腿吧！這樣比較有醫生的樣子，現在就只等病家上門囉，老侯算是啥料子，想當年在學校處處都是墊在底端，跟我的差距，哼！不是以道里計的。想起我家窮的時候，讀起書也特別起勁，通霄熬夜地啃著，眼臉都快要掉到地上了，還是硬要灌上滿肚的濃茶，一對紅腫發青的眼睛，像極了失了神的湘西走屍，想起那份淒淒慘慘，到現在都還是一把辛酸。當年還是小伙子一個的時候，朦朦矓矓啥事都不懂，偏偏不識好歹，成天窮嚷著什麼興趣，志向的，說登上這門路是被逼上梁山，懸壺是落草為寇，不得已也，幹！站在金山上卻把它當成廢墟，這行職業可是比強盜都強三分，還是多虧當年鄰家的杓枝婆，真是一個貴人，一張勢利嘴扶我上了青雲，唸了那麼多年孔家書，竟也抵不上孔方兄的一席之教哈，想到將來那份金光閃爍耀

眼玲瓏的日子，心裏就是有說不出的舒暢。阿順伯當年說得沒錯，我將來是大將的命，有了錢，鬼都是我的馬前小卒。噢！有病人上門來了，還真不賴！這麼早有了生意，而且是一大一小兩個人呢！只是怎麼穿得這般落魄，看樣子是三級貧民吧！老的穿著一襲洗得發白的粗衣，毛了邊的褲管，踩著變了形的布鞋，牽了一個約四、五歲的小不點子子子地走進來，該是祖孫吧！開張的顧客，怎麼不來個肥肥胖胖的？唉！有總比沒有好。哎！這位老先生請坐！不要客氣，請問那兒不舒服呀？對顧客要客氣，這是前幾天看的推銷員手冊第一條寫的。哦，不是你，是你孫子，對不起！對不起。小弟弟這邊請坐，你長得很可愛喔！那裏不舒服呀！哦，好！好！這位老先生你說什麼？嗯，我知道，嗯，小弟弟把衣服捲起來讓我聽聽……，多久啦？什麼時候啊？嗯！好了，

小病，沒有什麼問題，我給你開點藥，打根針很快就會好的。唉！唸了那麼多年書，出來就是給人看這種小病，實在冤枉！阿媽跟我說，當年生下我的時候，產婆說我有天衣哩，聽說在以前有病的人只要給有天衣的人摸一下。病就會好的，有沒有天衣，只有生產的時候才能知道，看不出我還有天衣呢！這位老先生你說什麼？你暫時沒錢？沒錢你居然敢進

門來，你這簡直是……。什麼？以後再給，開玩笑，我這裏又不是場上擺攤子，還給你賒帳。真是，怎麼這麼倒霉，頭一遭就碰到這種事。看著他一臉的惶惶，兩隻手不停地前前後後搓著，眼珠子直跌在眼眶底緣，一眼擰著他孫兒皺著他角的小手，汗珠也漸漸滲出於額前已晒黑的皺紋上，他孫兒卻睜著大眼直盯著掛在我胸前左視右視的聽筒。唉！以前我也是這樣子麼？阿媽說以前阿爸還在的時候，我還小又經常生病，每次總是阿爸帶我去給醫

生看，每當我生病時，家裏就籠罩著一片愁雲，我哭啼是爲了將手拿著針的醫生當惡魔，阿爸阿媽蹙起眉頭是爲了這一病生活又將沒有著落。還是小孩的病要緊，生活可以慢慢挨著。阿媽說著當時的打算，後來每次自己心裏料想著阿爸阿媽當時困窘的心情，心裏就會難過得要死。沒想到今天自己卻變成使人難過的原因，看他失措而尷尬的神情，低著頭一

手摟著他孫兒顯得無限的關懷，猜想他進來前也該料到會有著一番希落，他還是來了，爲的就是這寶貝孫兒哦！好吧，不要再說錢的事了，小弟弟來！來！我給你打根針，不要哭喇！你爺爺聽了心裏會難過的，好了！你很勇敢嘛，老先生你可以帶他去領藥了，哦，你是說錢的事，算了，不要提了，剛才實在很對不起！都怪我一時糊塗。不！不！我不是同情你，你比我還堅強哩！我都要你憐憫呢！去拿藥吧！人難免會生病的，以後儘管來哦

，看病不是一定要錢的。我呢呢嘍嘍地說著，他卻一臉的驚訝，搖著頭牽了他孫兒出了醫師室。看著他們等候在藥房外的橫椅上，祖孫倆個嘻嘻哈哈地戲弄著，露著毫無憂慮的天真，只是不時閃進醫師室的，是那老先生回過頭的眼神中泛著的幾分感激，和那小不點時時注意著這聽筒的好奇。現在的心情真是舒暢極了，有著從未有過的莊嚴感，和一種說不

出的滿足，唉！這才是醫生的報酬，錢不過是附庸罷！還是當年想的沒錯，看病的都不該是職業，想著以往的一把青春和煎熬，真不是白活。

噢？又有病人上門了，映上眼底又是一副啦踢寒酸，比先前一個更是悽慘。好極了！我心裏想著。